

Reader on
Chinese City Literature

中国城市文学研究读本 / 地域卷 /
荣跃明 主编

『文学城市』与主体建构

袁红涛 / 编选



卷外借

復旦大學出版社



中国城市文学研究读本／地域卷／
荣跃明 主编

『文学城市』与主体建构

袁红涛／编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城市”与主体建构/荣跃明主编;袁红涛编选.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6
中国城市文学研究读本. 地域卷
ISBN 978-7-309-13573-2

I. 文… II. ①荣…②袁… III. 中国文学-文学研究 IV. 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4466 号

“文学城市”与主体建构

荣跃明 主编 袁红涛 编选
责任编辑/王汝娟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上海春秋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9.25 字数 482 千

2018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3573-2/I · 1096

定价: 8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城市文学”提出经年,但究竟所指何义?学界始终有种种不同看法。城市,经过文学中种种个体感受的积淀,形成了炫丽多样的城市经验和记忆;城市也不再停留在瞬间当下,只凭记忆和想象,就获得了连接过往和通向未来的权力。漫长历史中,无论是城市还是文学,都始终在变。正因为此,虽有学者调侃探询“城市文学”之义是“骑驴找驴”,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所要寻找的那头驴已非骑者胯下的那头驴。

古今中外从来不乏有关城市叙事的文学作品。但只有近代以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才是催生城市文学的真正动力。“城市文学”的提出,表明作家和批评家试图通过文学主动参与城市化进程,尤其是表达建构城市精神空间的意愿和向往。这是文学对于城市的自觉。

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发端于一百五十多年前的洋务运动,而近代中国的城市化实际上是追求现代性的过程。因此,中国城市文学一开始就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叙事方式和文学审美风格。今天,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呈现不同于过往城市化的全新特征,而“城市文学”正是探询、揭示或赋予其全新意义的心灵书写。

事实上,城市文学至今没有公认的确切定义,这恰恰反映了城市化进程动态变化的日新月异。今天我们遭遇的城市化进程,不仅仍由工业化进程所推动,同时还伴随着扩展迅速而日益普及的信息化进程。而信息化进程正在改写甚至颠覆工业化进程所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人们的情感体验。

选编这套研究读本,是想借此呈现作家和批评家之于城市的复杂情感。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从数量众多的文献中挑选出一部分有代表性的文章,通过重新编排这些文章,以展现其议题的相关性和连续性。今天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完全不同与以往的城市化,希望《中国城市文学研究读本》可以给人以启示,让人在过往的

城市文学经验中找到把握未来的方法和路径,或者至少有所感悟。

作为团队的召集人,我要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城市文学与文化”创新团队的所有成员。我们在多次讨论中逐步形成了选编读本的想法和思路,是袁红涛、王进、贾艳艳、朱红、许蔚等人最终把这一想法变成了现实,他们为此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我要特别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时任总编孙晶女士和各位责任编辑,这套读本出版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要想顺利出版这套读本是难以想象的。

文献的收集整理历来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希望这套读本能为进一步深化拓展“城市文学”研究发挥应有作用。

是为序。

荣跃明

2017年8月于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目 录

从海派文学到“文学上海”

导言	3
论新感觉派小说	严家炎/8
老中国土地上的新兴神话	
——海派小说都市主题研究	吴福辉/28
日常生活意识和都市市民的哲学	
——试论海派小说的精神特征	李 今/48
论海派文学的传统	陈思和/67
城市空间与文学类型	
——论作为文学类型的海派文学	杨 扬/77
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上海	朱寿桐/89
上海的意象：城市偶像批判与现代神话的消解	张旭东/102
“文学上海”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	陈惠芬/121
文学中的上海想象	张鸿声/135
《海上花列传》中的城市地图	叶中强/149

京派、京味与文学北京

导言	161
----	-----

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

——《京派小说选》前言

吴福辉/166

作为文学流派的京派作家群

许道明/181

新旧京派

孙郁/197

话说“京味”

赵园/211

艺术对象的地域化

——一谈京味小说的艺术特征

吕智敏/227

京味文学:绝响中换味

王一川/246

北京:城与人(节选)

赵园/253

“五方杂处”说北京

陈平原/264

徘徊于文本内外的“现代性”

——北京时期的鲁迅与鲁迅的文学北京

姜异新/280

文学中的“新北京”城市形象

——以“十七年”与“文革”诗歌为例

张鸿声/304

从王朔小说看“大院北京”

——现实与文本中的文化空间

郑以然/317

文学城市：想象与建构

导言

331

双城记

李欧梵/333

20世纪90年代香港小说与“香港意识”

许子东/347

中山北路的时空考古

——台湾当代散文中的台北形象研究

林强/358

“两个天津”与天津想象的叙事选择

李永东/372

《废都》与西安

魏华莹/387

没落风雅与乱世传奇:叶兆言的南京书写

——兼论长篇新作《很久以来》

沈杏培/398

移民性写作与特区文学	
——兼谈“故乡经验”问题	郭海军/408
看不见的深圳	
——评薛忆沩“深圳人”系列	陈庆妃/418
现代性、区域性与 20 世纪重庆文学	周晓风/428
文学视野中的“地方意识”	
——以池莉的“汉味小说”为例	陈 红/441
作者简介	456

从海派文学到“文学上海”

导 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研究兴起,有力地推动了关于北京、上海文学和文化的研究。另一方面,由于上海文学在中国文学版图中的重要地位,对于现代文学时期尤其是“海派文学”的研究,既是城市文学研究的开创领域,也是这一方面研究实绩的集中体现,更推动了中国城市文学研究视野、概念和方法的更新。

“海派”并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文学流派。20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小说”的出现意味着海派小说的崛起。至40年代在沦陷区的孤岛上,海派小说空前繁荣,然而,“十七年时期”出版的几部文学史,基本上对其视而不见。对新感觉派作家作品的重新发掘与研究成为新时期以来城市文学研究的最初成果。海外文学史家夏志清等对张爱玲的发现,使得20世纪30、40年代的上海文学重新进入研究视野。在国内,严家炎先生从文学流派研究的视角切入,认为新感觉派是“中国第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①,肯定新感觉派的思想艺术成就,并且将新感觉派与都市文学、现代主义联系起来。吴福辉先生同样较早研究海派文学,他写了一系列文章为之正名。1982年即有论文,用弗洛伊德的理论给施蛰存的小说作了正面的评价^②。在随后的研究中,他逐渐把海派文学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经济等结合起来,在历史环境中把握海派的特质及文化渊源,还将京派海派进行比较研究。他于1995年推出专著《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湖南教育出版社),是这一时期海派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该书对海派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做了界定,认为“海派”是先锋性、商业性、新文学性和都市色彩的结合。符合现代品格的海派,只能在20年代末期以后发生,那就是叶灵凤、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张爱玲、苏青、予且、徐讪诸人

①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25页。

② 吴福辉:《中国心理小说向现实主义归依——兼评施蛰存的〈春阳〉》,《十月》1982年第6期。

的创作。不独如此,该书的特色在于突破现代文学研究的传统范围,开展了相当开阔和深入的上海史以及城市社会学的探讨。有论者由此肯定该书“对现实生活方式的这种特殊的生命感觉,比起任何一种外来文学流派都更直接地刺激着作家的写作灵感,因而如此揭示海派变迁的原因也就更有说服力”^①。沿着这一研究路向,李今的专著《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又推进一步。她从海派小说作品和当时的社会生活两方面,令人信服地辨析中国的海派小说与19世纪末开始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不同,而是将前卫与世俗结合,以艺术探索和实验融入凡俗,走了一条大众化的路子。该书不但呈现了现代城市建筑空间的变化给都市的人们提供了新的视角,还从20世纪电影艺术的勃兴中看到了它给都市人们的生活和艺术带来新的节奏和技巧,强调主动地接受电影这一20世纪的艺术的影响,是这一流派最具先锋性的特色。陈思和则向前追溯海派文学的传统,虽然“海派文学”的定名大约是在20世纪30年代,但像上海这样一个城市,其自身的历史风貌和文化形象在文学创作上获得艺术再现并不是30年代才出现的要求,而是开埠以来的洋场生活逐渐对文学创作发生影响的长期结果。自《海上花列传》以来,海派文学出现了两种传统;一种是以繁华与糜烂同体的文化模式描述出极为复杂的都市文化的现代性图像,即突出现代性的传统;一种是以左翼文化立场揭示出都市文化的阶级分野及其人道主义的批判,即突出批判性的传统。30年代的新感觉派与左翼文化把这两个传统推向顶峰^②。对海派文学批判性传统的揭示发人所未发,显示了作者作为文学史家的整体视野。

以上研究内含着地域文化视角,如吴福辉著《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即是严家炎先生所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研究丛书的一种。吴福辉等对海派小说的深入发掘,使得学界意识到,海派文学与上海的关系,不仅仅是与一般意义上的“区域文化”的关系,而也与现代城市的形成、发展历程息息相关。正如有研究者所揭示的,海派文学“最初是一种地方性的文学流派,从上海培育、发展起来,并且主要与早期栖身报馆书局的上海作家写作有关。但渐渐地作为一种现代的文学生产和传播方式,它蔓延到所有的文学写作领域”,“海派文学是上海诞生的一种文学类型,但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地域文化,而是代表了中国近代以来

① 杨义:《新地域文化的深层透视》,《晨窗剪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37页。

② 陈思和:《海派文学的传统》,《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文学现代化的一种方式”。^①朱寿桐《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上海》^②，杨扬《城市空间与文学类型——论作为文学类型的海派文学》^③，杨剑龙《论上海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④等论文进一步在空间视野中揭示了上海与中国现代文学乃至20世纪中国文学的深层联系。叶中强著《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则从社会生活史视角入手,溯及近代上海,通过聚焦文人生活那部分的城市空间,以及相关的文学机制、职业空间、交往领域、经济背景、衣食住行等,兼及文人的心理空间和文本生产,生动呈现了传统士人蜕变为一个以近代知识生产体系为存身空间、拥有文化权力的社会阶层的历史过程,结论也就水到渠成:近代上海为中国传统士人的转型提供了从物质、制度、知识到观念的支持。

随着“海派文学”、“上海文学”研究的逐步展开,“文学中的城市”作为新兴概念,打开了更开阔的研究视野,正在引领城市文学研究范式转型。“文学中的城市”概念的兴起,一方面由于海外城市文学研究的引进,另一方面也基于中国城市研究、城市文学研究自身突破的需要。如吴俊曾指出的那样,鉴于近现代文学与上海几乎同体或者联体诞生,“‘上海文学’不仅是文学的地域所属的(区划、行政)概念,而且还是文学史和文学形态的(学术理论)概念,由此这个特殊的文学概念同时还建构起了‘文学上海’的特定文化概念”^⑤。

“文学中的城市”这一概念首先兴起于西方学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出现了这一研究的转型,相关主要著作有(美)理查德·利罕的《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中文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美)博顿·帕克的《文学中的城市形象》(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1)以及威廉·夏普《不真实的城市:华兹华斯》(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克里斯蒂·赛斯默《一个女人想象中的城市》(1989年)等。^⑥其中理查德·利罕著《文学中的城市》主要考察的是随着历史与文化的发展,文学对城市的想象以及城市变化又如何促进文学文本的转变。在进行中西城

① 杨扬:《海派文学与地缘文化》,《社会科学》2007年第7期。

② 朱寿桐:《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心的上海》,《学术月刊》2004年第6期。

③ 杨扬:《城市空间与文学类型——论作为文学类型的海派文学》,《学术月刊》2008年第4期。

④ 杨剑龙:《论上海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

⑤ 吴俊:《“文学上海”的诞生、撕裂与消失》,《渤海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⑥ 陈晓兰:《文学中的巴黎与上海——以左拉和茅盾为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

市文学比较研究过程中,陈晓兰注意到这一研究模式的差异。与中国热衷于研究城市中的文学不同,“在西方城市文学的研究中,他们更加强调‘文学城市’的层面,强调想象、再现、表述、话语对现实城市的塑形(configuration)。他们所关注的是城市被‘观念化’的历史,不是‘现实的城市’(real city)而是‘非现实’(unreal city)的、虚构的城市。‘文学中的城市’、‘城市的文学形象’和‘城市作为意象、象征’,等等,是他们研究中十分关键的概念”^①。陈晓兰遂围绕“文学中的城市”这一概念作了诸多译介、阐释工作。在其多部著作《城市意象——英国文学中的城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文学中的巴黎和上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中西都市文学比较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中对“文学中的城市”这一概念做了反复申述,强调“文学中的城市”研究的对象是文学文本表现和创造的城市,重点考察文学中城市的再现。这里的城市不是现实的城市,而是通过文学的语言和符号表述,成为我们可以认知的“词语城市”。

张英进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美国斯坦福大学,1996年)较早面向中国语境进行“文学中的城市”研究。在这本书中他提出:“城市存在于其‘文本中’,文本涵盖了心理体验、历史、文化价值,它们‘形形色色的形象、外形,不是表明什么创造了城市,而是表明城市使什么成为可能’。就现代中国的语境来说,城市催生了大量新的构形,它们在传统中国是难以想象的。”^②不过中译本引进更早、影响更为广泛的是李欧梵著《摩登上海》(英文版1999年,中译本2001年)。该书以上海作为都市文化的范本进行文化研究,从文学的角度探讨一种新的都市文化在中国的兴起。对现代上海文化与现代派文学关系的精彩分析使上海的现代文化图景更加丰富。该著的引入,使城市文化研究方法为更多文学研究者所接受,关于海派文学与媒体舆论、大众传播、经济制度、学校教育、出版机构、流行生活等公共社会领域的关联,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张旭东论文《上海的意象:城市偶像批判与现代神话的消解》^③强调现代都市体验对现代性经验的塑造,把“现代”偶像的城市意象还原到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矛盾中去理解,由此分析了上海在30年代、50年代和90年代后期文学和学术话语中的表现形态。论文从文体

① 陈晓兰:《文学中的巴黎和上海——以左拉和茅盾为例》,第7页。

② 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页。

③ 张旭东:《上海的意象:城市偶像批判与现代神话的消解》,《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

政治的角度,对上海城市文本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特有的张力进行了讨论,精彩演绎了一种解读城市文本的方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陈惠芬《“文学上海”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①、张鸿声《文学中的上海想象》^②和《1950—1970年代文学中上海政治身份的叙述》^③、董丽敏《“上海想象”:中产阶级+“怀旧”政治?》^④等论文推进了关于“文学上海”的研究。陈惠芬著《想象上海的N种方法——20世纪90年代“文学上海”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系统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上海”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的复杂关系;张鸿声著《文学中的上海想象》(人民出版社,2011年)力图整体呈现现代至当代以来文学中的上海想象,他明确指出:“从概念上来说,‘文学中的城市’这一概念,要比‘城市文学’能够揭示更多城市对文学的作用与两者的复杂关联”,“文学中的城市”“更关心城市所造成于人的城市知识,带来的对城市的不同叙述,以印证于某一阶段、某一地域的精神诉求”。^⑤他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以上海为研究对象,比较系统地梳理了近百年来文学中上海想象的变迁,并力图借此推进从“城市中的文学”向“文学中的城市”研究范式的转变。

(袁红涛 撰)

① 陈惠芬:《“文学上海”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

② 张鸿声:《文学中的上海想象》,《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③ 张鸿声:《1950—1970年代文学中上海政治身份的叙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④ 董丽敏:《“上海想象”:中产阶级+“怀旧”政治?》,《南方文坛》2009年第6期。

⑤ 张鸿声:《“文学中的城市”与城市想象》,《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

论新感觉派小说

严家炎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主义成分的流派是创造社。真正在小说创作领域把现代主义方法向前推进并且构成了独立的小说流派的,是20世纪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初期的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等人——这就是当时所称的“新感觉派”。

一、中国新感觉派的形成

新感觉派首先崛起于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它同以德国为中心的表现派,以法国为中心的超现实派,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未来派,以英美为中心的意识流文学,都属于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范畴。所谓新感觉派,这是日本文艺评论家千叶龟雄给日本《文艺时代》杂志周围那批作家(横光利一、川端康成、中河与一、片冈铁兵等)起的名称,同这些作家最初在创作实践上、随后在理论主张上追求的一种新的艺术倾向^①有直接关系。日本新感觉派接受欧洲现代派文学的影响,与传统的写实主义相对立。川端康成在《新进作家的新倾向解说》中曾说:“表现主义的认识论,达达主义的思想表达方法,就是新感觉派表现的理论根据”;“也可以

^① 在理论主张上,横光利一写有《新感觉论》(发表时初名《感觉活动》),川端康成写有《新进作家的新倾向解说》《新感觉辩》,片冈铁兵写有《新感觉派的主张》《告年轻的读者》等文,都是阐明这种新的艺术倾向的。

把表现主义称做我们之父,把达达派称做我们之母。”这些作家不愿意单纯描写外部现实,而是强调直觉,强调主观感受,力图把主观的感觉印象投进客体中去,以创造对事物的新的感受方法,创造所谓由智力构成的“新现实”。横光利一的短篇《头与腹》、长篇《上海》,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便代表了这种作风。因此,有人把这种主张叫做“主客观合一主义”。横光利一那篇《新感觉论》,就提倡新的文学要以快速的节奏和特殊的表现为基础,从理想的感觉出发进行创作,把自然主义或现实主义作为过时的墓碑加以抛弃。所谓“特殊的表现”,就是从直觉、主观感觉出发来革新小说的技巧,包括革新表达方式和语言辞藻等。横光利一的短篇小说《日轮》中,就有这样的文字:“他捡起一块小石头,扔进森林。森林把月光从几片柏树叶子上掸掉,喃喃地自言自语。”用这种写法,力图使描写对象获得生命并显示出作者的个性。片冈铁兵曾说:“要使作者的生命活在物质之中,活在状态之中,最直接、最现实的联系电源就是感觉。”^①可见他们把追求新奇的感觉当做创作的关键。他们的杂志《文艺时代》寿命很短:从1924年创刊,到1927年就停刊了。成员随即也发生了分化:片冈铁兵向左转,参加到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去;而横光利一、川端康成等自1930年起又走上新心理主义的路,更多地接受了英美意识流文学的影响,写出了《机械》《时间》《水晶幻想》等小说,后来又或早或晚地回到传统文学的道路上。

中国新感觉派小说是在日本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它的酝酿,应该从1928年9月刘呐鸥创办的《无轨列车》半月刊算起。最早的尝试者就是刘呐鸥自己。《无轨列车》发表的稿件,内容倾向于进步,艺术形式上则追求创新。经常撰稿人除刘呐鸥外,有写着现代派诗并热衷于介绍法国文学的戴望舒,有外国文学的翻译家徐霞村,有正在尝试着写多种形式的小说的施蛰存,还有译、作兼擅的杜衡、林微音等人(冯雪峰在革命文学论争期间为鲁迅辩护的著名论文《革命与知识阶级》,也是发表在这个刊物上的)。当时,给了日本新感觉派较大影响的法国作家保尔·穆杭(Paul Morand, 1888—1976)恰好来华,《无轨列车》第四期译载了《保尔·穆杭论》,介绍了他的生平和创作上印象主义、感觉主义的特点,还翻译了他的两篇很短的作品。编后记中说:“《无轨列车》这一期可算是穆杭的一小专号。穆杭在中国虽然很少有人知道,可是他现在不但是法国文坛的宠儿,而且是万人注目的一个世界新

^① 《告年轻的读者》,亦见西乡信纲等著《日本文学史》中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348页。